

何炳松著作集

新史学

「美」鲁滨孙著 何炳松译



何炳松



(一八九〇—一九四六)

字柏丞，浙江金华人。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、教育家、出版家。最早系统译介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，并致力于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融会贯通，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与梁启超并誉为「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」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何炳松著作集

新史学

〔美〕鲁滨孙著 何炳松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史学/(美)鲁滨孙著;何炳松译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12

(何炳松著作集)

ISBN 978-7-5325-6630-3

I. ①新… II. ①鲁…②何… III. ①史学—研究
IV. ①K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0733 号

何炳松著作集

新 史 学

[美]鲁滨孙 著

何炳松 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网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2 字数 144,000

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6630-3

K · 1634 定价:18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出版说明

何炳松(1890—1946),字柏丞,浙江金华人,我国著名史学家、教育家。

何氏家学渊源,其先祖为朱熹再传弟子何基,几百年间,朱学成为何氏家学,何氏后人世代代秉承何基之风,居于金华北山,以读书讲学为乐。何炳松自5岁启蒙,直到14岁都是跟随父亲读书,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。同时,这段学习经历使他认识到旧教育的弊端,影响其日后积极致力于引进西学、提倡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。

1912年,何炳松以成绩第一的身份获得了公派留美学习的资格。在美国期间,何氏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,主修政治学、历史学。在普林斯顿时,何炳松对美国“新史学”派产生了兴趣,成为这一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言人。何氏归国之后,曾在北京大学、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或任校长,又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,后又任暨南大学校长。北大时期及商务印书馆时期,是何氏的两个学术高峰期。在北大期间,何炳松开始向国内学界系统介绍“新史学”理论及教育思想和现状,还对浙东学派产生研究兴趣,继而研究中国史学史。在商务期间,何氏不仅完成了大部分代表性学术著作、论文,而且参与关于“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”的论战。

何炳松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史学研究方面,他是一位融会古今中西史学理论、致力探讨研究史学门径的史学家。他翻译并撰写了大量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与世界史著作,积极探索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史学现代化的途径。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“推求过去进

化陈迹,以谋现在而测将来”,历史研究的对象是“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”,并且主张改进历史研究方法及最大限度地挖掘史料。这些观点和主张都对当时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另外,何氏还是最早提倡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者之一,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。正是由于何氏学术活动的巨大影响力,尤其是对近代西方“新史学”流派的介绍和研究在中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,所以世人将他和梁启超并誉为“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”。

何氏一生著述甚丰,《通史新义》、《浙东学派溯源》、《历史研究法》、《近世欧洲史》、《中古欧洲史》以及译著《历史教学法》、《西洋史学史》、《新史学》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。此次所出版的《何炳松著作集》共九种,以收录何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,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论文合为一编,名为《何炳松史学论文集》。诸书所用底本,皆经精心选择。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,均改为简体横排,原书句读基本保持原貌,只对少数可能引起歧义之处进行了适当处理。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尽量进行了核校,一些明显的错字、古今字、繁简字径改,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、异体字等,则尽量不作改动,以存底本原貌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12年8月

序

民国九年的夏天，我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任，那时我看了德国 Lamprecht 的《近代历史学》。他的最要紧的话就是：“近代的历史学，是社会心理学的学问。现在历史学新旧的论争，就是研究历史，本于社会心的要素，还是本于个人心的要素？稍严密一点说起来，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呢，还是在少数英雄？”Lamprecht 的意思，以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，自然在全体社会；研究历史，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。所以研究历史，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。我那时就把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，大加更改。本科第一、二年级，先把社会科学学习，做一种基础——如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律学、社会学等——再辅之以生物学、人类学及人种学、古物学等。特别注重的，就推社会心理学。然后把全世界的史做综合研究，希望我们中国也有史学的发展。那时史学系中又有《历史研究法》一课，就请金华何炳松先生担任，何先生用美国 Robinson 所著的《新史学》原本做课本，颇受学生欢迎。我那时就请何先生把《新史学》译作中文，使吾国学界知道新史学的原理。不到一年，《新史学》一书果然译成，何先生就叫吾作一序。

我看《新史学》全书，共分八篇。其中：一、新史学，二、历史的历史，三、历史的新同盟，八、史光下的守旧精神，这四篇最重要；四、思想史的回顾，五、普通人应读的历史，这两篇次之；六、“罗马的灭亡”，七、一七八九年的原理，这两篇又次之。它最要紧的话，在第一篇里，它说：“新史学这样东西，将来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，它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、经济学家、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关于人

类的种种发明。……这部书所以叫做‘新史学’的缘故，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……历史的观念同目的，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。”在第二篇里，它说：“历史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批评者同指导者，他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，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它们一下。”我看 Robinson 这部书，都是消极的话——都是破坏旧史学思想的说话。他积极的话——建设新史学方法的说话——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面所举的那几句话。其中尤以“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，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它们一下”这句话为最简括切实。我读了这几句话，差幸对于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课程，改革的尚不算错。

Robinson 在他《新史学》第二篇里，还说：德国 Hegel《历史哲学》“将最高的地位给与他的同胞，所以德国人异常傲慢。……因此历史的研究同著作，就有一种显然民族的同爱国的精神贯注在里面。”又说：“从古代到十九世纪初年历史家……研究历史，很是用心的、批评的、以教训或娱乐读者为目的。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的。在历史里面，要想发见政治家或军事家的模范，要想推翻异端的神道，要想说明旧教徒是对的，或者新教徒是对的，要想说明世界精神实现自己的步骤，或者要想说明自由是从德国森林里面出来的，永远不回去——这几种目的，虽然有时研究得很深奥，却都是非科学的。”Hegel 的《历史哲学》有一种民族的和爱国的见解，自然和从前的旧史学一样，都应当排斥的。但是 Hegel 的《历史哲学》虽然应当排斥，历史哲学一科和别种科学一样，常常进步的，是不应当排斥！有人说：“德国自 Hegel 以后，没有历史哲学，所以历史哲学是没有什么价值的。”不知道德国自 Hegel 以后，还有几个历史哲学的大家。一九一二年美国 Robinson《新史学》出版以后，德国 Mehlis 就有一大部《历史哲学》出版。Hegel 是浪漫主义的历史哲学，Mehlis 是新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，他们的主义是很不相同的。

Mehlis 的《历史哲学》分为三部。第一部，历史哲学的问题，即历

史和普通史的理论。其中：一、历史哲学及其问题一般的性质，二、哲学的概念，三、历史的概念，四、历史论理学问题，五、历史的价值论问题，六、普遍史问题。第二部，历史哲学的历史。第三部，历史哲学的体系，即普遍史内容上的构选。其中：一、历史的事象意义，二、普遍史的过程上一般的构造，三、宗教的发达，四、艺术的发达，五、哲学的发达，六、道德的国家的发达。这部书实在是科学的。虽然是历史哲学，它的实质，实在是一种社会哲学。这部书的内容，都是积极的说话，于研究史学的人，很有实际的利益。不过这部书说理很深，未曾研究过社会学哲学，不能领会的。

我国现在的史学界，实在是陈腐极了，没有一番破坏，断然不能建设。何先生译了 Robinson 这部书，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，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，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，然后慢慢地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。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，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。

还有一层，Robinson 的《新史学》第六篇，主张历史是连续的，说明断代的不妥，历史的时间须连贯；Lamprecht 和 Mehlis 都主张历史是全人类的，国别史断不能完善历史的功能，所以二人都归宿到世界史或普遍史，把历史的空间连贯。照这样看来，美国的学说和德国的学说兼收并蓄，那么可以达到史学完善的目的；而且他们的学说，殊途同归，都归到社会科学那方面去，可见学问是断不可分国界的。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，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，都应当介绍进来。何先生译了这部书，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唱者，我很望留学各国回来的学者，多译这种书，指导吾国史学界，庶几不负何先生的苦心呵！

民国十年八月十日海盐朱希祖谨序

译者导言

James Harvey Robinson 博士为从前美国 Columbia 大学的历史教授。他的历史知识，很渊博的；他的史学思想，很新颖的。他著有多种历史的著作。就中最著名的，就是同 Breasted 同 Beard 两教授合著的《欧洲史大纲》二卷；同 Beard 合著的《近世欧洲发达史》二卷、《近世欧洲史料读本》二卷；独著的《中古近世史》一卷、《欧洲史料读本》二卷。至于《新史学》这部书，为博士最近名著之一。自从一九一二年出版以来，风行一世，实在是博士数十年来研究同教授历史的结果。书分八篇，各篇统是一种演讲稿的性质，自成系统的。现在我先将这本书的内容大略同读者述了一遍。

第一篇是说明新史学的意义，它的大意如下：

历史的意义是很广的。历史的材料是很杂的。旧日历史家对于选择史材，实在不甚妥当。例如叙述学问复兴时代的历史，不说明 Dante, Petrarch, Lorenzo 是什么人，偏叙南部意大利的朝代战争。又如叙述十八世纪的欧洲史，不说明法国革命的由来，偏叙奥地利国务大臣的更迭。又如叙述法国革命，不说明它的起源，偏叙那时候各封土间的纷纭。总而言之，从前的历史家差不多专以叙述人名地名为极则。他们以为有了一个人名地名的纲，就可以做历史知识的根本；其余枝叶，日后添加不迟。其实研究历史的，并没有专记人名地名同时期的必要。旧日历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。实则政治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？此外还有一种专述惊心触目事实的趋向。其实历史这样东西，并不是小说；而且几件特别的事实，断不能代表人类——各种事业的全部。又有以为人类是处于一治一

乱的循环里面的。历史家对于乱事津津乐道，对于平时轻轻略过，以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和平进步，是专门学者的事业，不是普通人所可能的。其实各种制度的发达，可以使它生出兴趣来。研究历史的只要叙述可以说明人类进步的事实，删去无关宏旨的轶闻，那就好了。

至于历史的功用，在于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。从前以为历史是前车之鉴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古今状况断不是一样的。就个人而论，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现在，我们不能不记得我们自己的过去。历史就是个人记忆的推广。我们要研究历史，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，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。因为唯有历史，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。现在社会改良的潮流，一日千里。我们要想有点贡献，先明白现在的状况；要明白现在的状况，必先知道它们的来历。这本书所以定名为《新史学》的缘故，就是要打破俗套，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，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面去。

第二篇是说明史学观念的变迁，它的大意如下：

自古至今，历史的观念已经过许多的变化了。到了现在，史心的发达可谓盛极了。欧洲上古时代的历史家，虽然能够秉笔直书，没有什么宗教的臭味，但是太偏重文学的方面，所以历史几乎变成文学的附属品。

自从基督教传入欧洲以后，历史就脱去文学的衣裳，穿上宗教的大褂。基督教徒以为历史是一种人类善恶相战登天入地的说明书。他们总算能够发明一种贯注历史的精神。但是牺牲太大了。有关基督教的事实，虽小亦大，虽轻亦重；无关的，虽大亦小，虽重亦轻。Augustine 所著的《上帝之城》同他的弟子 Orosius 所著的《通史》，就是两个例。历史上宗教的臭味，在学问复兴以后，还是很盛。Bossuet 的著作，就是明证。宗教改革以后，无论新旧教徒，还是利用历史来做宗教战争的武器。如新教徒所著的 *The Magdeburg Centuries* 一书，同 Baronijs 所著的历史，就是这两派的代表。到了

现在,历史界还没有完全脱离宗教的束缚。Janssen 的《德国民族史》,就是一个最著的例。

但是自从十六世纪以来,已经有许多历史家想脱去历史的宗教衣裳,现出它本来的世俗面目。Machiavelli 同 Guicciardini 就是代表。到了十八世纪有 Gibbon、Voltaire、Hume 这班人,不但要使历史变成世界的,而且要代它再穿上文学的衣裳。Bolingbroke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说,历史是哲学的实例,可资借鉴。这句话是不对的,我们上面已经说过。Voltaire 著过一部《历史哲学》同一部《各国民族风俗精神史》,以攻击当日宗教同制度为宗旨,所以没有十分批评的精神。Herder 著了一部《历史哲学》同一部《对于人类史的观念》。他以为人类的进步,有一定的定律。他实在是一个传奇派的先驱。

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,历史的新兴味最著的例,就是 Montesquien 的《法意》。因此激起了后代宪法史的研究。法国革命初年,史学方面有一种大同主义。革命以后,忽然激起一个民族主义来。这个主义在德国方面尤其发达,因此就有很著名的 Hegel《历史哲学》的出世。他说历史上有一个世界精神,这个精神就寄在德国人的身上。这个学说大大激起历史上爱国的观念。最著名的《德国史材集成》(*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*),不久就出版了。从此德国的历史家如 Ranke、Dahn 这班人,就执世界上历史界的牛耳。政治史这种东西就成为尽美尽善的历史。

但是上面所述的种种历史观念,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的。自从近来历史抱有科学的野心以后,就生出两个结果来:第一,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史料,加以严密的批评。第二,就是著述历史,秉笔直书。但是批评材料同秉笔直书两件事体,不过是历史科学化的初步,并不是科学化的历史本身。科学的特点是:第一,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;第二,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。新科学中最初有影响于历史的,要推经济学。Karl Marx 说,唯有经济的解释可以说明过去。这句话虽然不免过当,但是能够注重历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原

质,实在难得得很。后来科学家里面,很有想将历史变为纯粹科学的人,最著的例,就是 Buckle 的《文明史》。他以为人类进化,有唯物的同唯心的两种定律。不过他同 Marx 不同,以为欧洲文明发达得很,所以唯物的定律已不适用。但是我们要知道,历史所谓科学,同化学、物理所谓科学,是不同的。人类的欲望同思想如此复杂,历史材料如此残缺,Buckle 同 Draper 这班人的梦想,当然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。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人类,至少已经有三十万年了。我们普通所谓古人,实在是我们的同辈。Buckle 这班人并不知道这一点,所以他们要研究人类进步的定律,实在是“坐井观天”。总之,我们要知道历史所以不能成为纯粹科学,并不是历史家的罪过,实在因为历史的材料同他种科学的材料不同的缘故。

历史要变为科学的,必先变为历史的才可——就是说,研究历史不但研究历史的“然”,而且要研究历史的“所以然”。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家,统是没有人类进步的观念的。到了现在,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。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。“历史的继续”是一个科学的真理。研究变化的程序,是一个科学的问题。这就是历史同文学不同的原因,亦就是历史所以升为科学的缘故。

近来有人说,现在各种科学各有历史,历史本身恐怕要瓜分尽了。其实历史的分工研究,不但不会将历史瓜分了,而且同历史本身,有相得益彰的妙用。而且各种分类研究的结果,断不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。融会贯通的责任,还是要历史家独负的。

第三篇是说明历史同各种新科学的关系,它的大意如下:

历史不能不常常重编的。但是重编了,就算了事了么? 普通以为历史是一成不变的,史材是有一定范围的。这种观念,统是谬误得很。第一,要知道历史的本身,就已有一种变化;第二,要知道历史的进步,必得他种科学的帮助才行。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,或者附属于文学,或者附属于神学,或者被人利用去激起爱国的热诚。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,历史方面有了四种新事业: 第一,批评史材;第二,

秉笔直书；第三，注重普通；第四，破除迷信。但是这几种事业，不过史学进步的条件，不是进步的程序。近来新学问里面的发明，最有影响于史学的，就是史心。这个史心，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但不能发明它，而且人家发明以后，我们还不知道去利用它。此外还有不是历史家发明的二个重要的历史学说：一是动物学家 Darwin 的人类进化之说；一是地质学家 Lyell 的人类甚古之说。不料今日历史家还有不承认这种学说是有关历史的！

其实这种学说，比之最有名的历史学说，还要有影响。研究历史的人，应该急起直追，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好。所谓新科学，就是人类学、古物学、社会同动物心理学，同比较宗教的研究。普通以为未有记载以前的历史，可以不必研究的。谁知道未有记载以前，早有人类，而且非记载的史料，有时比记载的还要可靠。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不研究原人学等，就失去一种正确的历史眼光了。有人说现在的蛮族，无异我们同时的祖先；那么我们要明白古代人类的状况，就不能不研究现在的人类学。至于研究比较的宗教，可以明白各种宗教的起源。

至于研究社会心理学，可以使我们明白人类文化传播的原理。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。人类同动物肉体上相同的地方，近世比较解剖学已经证明。人类心理上，亦何尝没有动物心理的遗迹？所以我们不能不研究动物心理学，普通以为研究历史的人，哪有许多工夫去研究这类科学。其实我们不必要做人类学或心理学的专家，才能利用各种新学说的。各种新科学对于人类的事业，虽不免有武断的地方，但我们断不可因噎废食的。

第四篇是说明欧洲思想的变迁，它的大意如下：

Bacon 说，我们如今还没有思想史的著作。现在离他说话的时候，已经三百年了，但是还没有一本好好的思想史。普通历史家的注意思想史，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它——这就是 Draper 的《思想发达史》一书，虽然一无可取，居然久受大众的欢迎。同时有 Lecky 的《欧

洲唯理主义之兴起及影响》一书，虽然比较的好，但是只述最近的三百年。第三部就是 White 的《科学与神学之战争》，可惜书中以攻击神学谬误为主。Stephen 的《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》同 Benn 的《十九世纪英国之唯理主义》，统是很好的著作。Merz 的《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》，尤称杰作。最近 Taylor 又著了一部很好的《中古心理》。但是以上诸书，无论好不好，就限于一个时代的，不是思想的通史。其实要著一部思想史，不是不可能的。不过要注重知识的获得同传播方面罢了。

我们知道人类的心理，本来同动物差不多。最古人类的知识怎么样，我们只能根据遗物来断定它。到了埃及时代，人类才有真正的知识。至于狭义的知识生活，实始于纪元前七世纪希腊人。自从 Aristotle 同 Plato 出世以后，知识生活好像很成熟了，无以复加了。到了 Alexandria 时期，希腊知识并没有增加，只有训诂一类，倒很丰富。罗马帝国的末造，希腊精神衰竭了，中古思想发生了。深信超自然的、反对理想的新 Plato 学派的出世，就是知识破产的特征。刚到这个时候，基督教义乘虚而起。不从实际上去求知识，专从知识里去求知识，所以终究失败。十二、十三世纪中，有学校哲学派的兴起，颇具希腊的精神。他们专门研究 Aristotle 著作的译本，但是懂得的人很少，而且尊崇太过了，反足阻止知识的进步。十五世纪的时候，古学复兴了，但是希腊精神并没有重新发见。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，并不是一种思想的革命。新旧教徒的主张同迷信，还是“一丘之貉”，于知识上并没有什么贡献。

十六世纪末年的 Montaigne 很能表出一种希腊的精神。自从十七世纪初年以后，思想的革命开端了。首领就是 Bacon。他是第一个实验哲学家，打破尊古旧习的第一人。Descartes 比他还要进一步，他的《方法论》，就是一篇脱离过去的独立宣言书，从此西欧一带的批评精神，异常发达。如 Locke、Spinoza、Bayle、Burnet、Blount、Herbert 这班人，统是批评大家。十八世纪中叶以前，各种科学的根

基统建设起来了。知识从此进步了，迷信亦从此打破了。

但是如今还有人说，我们的知识还不能超出希腊人之上。这句话是不对的。近世知识里面，至少有五个超过希腊人的特点：第一，就是实验科学；第二，就是进步的观念。到了十九世纪，再加上三个，就是：第三，尊重普通人——就是普通所谓民主精神；第四，工业革命，有了这个革命，思想上就生出两种研究的新资料——改良社会同增进人类的幸福；第五，进化的观念，这是哲学革命的最高点。这统是近世知识超过希腊人的地方。现在为提倡社会改良时代，思想史是很重要的。因为要改良社会，必先改变思想；要改变思想，必先明白思想的变迁才行。

第五篇是说明工界中人应读的历史，它的大意如下：

现在为民主精神最发达的时代，所以普通教育很是要紧。从前的教育，不是为普通人设法的；对于普通的工艺，亦很不注重的。自古代希腊以后，就是如此。我们应该快将教育同生活联络起来，现在受教育的人，大部分是将来从事于工业方面的人。他们应该读哪种历史呢？普通的历史教本，多重政治，在工业学校里是不适用的。

现在从事工业的人，在社会上居大多数。他们应该有一种明白自己职业的知识才好。现在工厂的生活，干燥无味；工人对于自己的责任，太不明了。唯有历史可以救济这种毛病。因为历史可以使他们知道社会的进步，同他们所负的责任；而且可以说明工业怎样发达出来。最初人类的工艺，恐怕比动物还要笨，不过人类能够用脑力同器具，而且能够将各种工艺遗传下来，所以慢慢地超出动物之上。最古人类的遗物，就是石器，可见人类的历史始于工业。埃及时代，人类才有文字。埃及人好像很注重工商业的样子。希腊的工艺亦很发达，但是他们很看不起手艺这种工作，以为这是奴隶的事业。罗马时代的工艺，同希腊差不多。自从十二世纪城市发达以后，做手艺的人慢慢占势力了，大家亦慢慢地不敢轻视他们了。十三世纪以后，二种真理发现了：一是尊重普通的东西；二是应用知识来增进人类的幸

福。自十七世纪以后，工业进步了。十八世纪的时候，有了一个工业的大革命。革命的利益虽大，革命的流弊亦多，使工人仍旧变为奴隶一样，但是因此使我们生出一种社会公平同尊重劳工的观念。这是工业革命所赐的。以上所述的，就是工业中人应该知道的。这种事实，不但可以使他们得一种知识，而且可以使他们协同来铲除工业上的种种毛病。

第六篇是说明罗马灭亡的意义，它的大意如下：

历史分期的方法，是不对的。第一，因为人类的进化，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。第二，因为各期的事业，往往犬牙交错的。历史的分期，完全将我们历史的配景弄错了。就是近世开端那三件大事——土耳其人陷落君士坦丁堡，新大陆的发现，同 Luther 改革宗教——仔细研究一下，都是不足为凭的。

罗马灭亡这件事，普通以为是欧洲史上一个极著名的界限。这是很不对的。所以这篇文章要将罗马灭亡这件事体，说明一下。

第一，关于五世纪的史材，不但很缺少而且很不好。除了两种法典以外，只有 Procopius、Zosimus、Photius、Constantine、Porphyrogenitus、Orosius、Socrates、Sozomenus、Theodoret 的《中古编年史》，Prosper、Marcellinus、Mommsen 的《意大利编年史》。Ennodius、Claudian、Sidonius、Leo 这班人的著作，零零碎碎地遗留下来。

第二，关于罗马帝国分裂那件事，普通以为自从三九五年皇帝 Theodosius 死后，帝国就分为东西二部了。这话是不对的。因为罗马自从一六一年以后，国内就往往有二个以上皇帝并治国中。试看 Marcellinus 所述那段选举皇帝的记载，就可以明白当时选举皇帝，本很随便，而且皇帝虽然不止一个，国家却单一的。所以 Theodosius 那种分治的办法，并不是创举。他死以后，并没有西罗马帝国这个东西。

第三，我们要知道当时罗马国内的蛮族同罗马人，并没有种族上的畛域的。Alaric 入侵罗马城的时候，很愿意同罗马皇帝开和平谈

判的。而且罗马城虽然被陷了，并没有受多大的损失。所以 Gibbon 所述那段 Alaric 陷落罗马的事实是不正确的。

第四，在意大利方面，自四五一年后最有势力的蛮族军官，就是 Ricimer。他废立了好几个皇帝。他死后又有 Orestes 立他自己的儿子 Romulus Augustulus 做西部罗马的皇帝。关于 Odovacar 废立 Romulus 这件事实，史料很少。只有 Cassiodorus《意大利编年史》，Procopius 同 Malchus 那几段记载。后来 Gibbon 根据 Melchus 的话，亦述了一段不确实的记载。总而言之，普通对于罗马帝国分裂同罗马灭亡种种观念，统是毫无根据的谬见。

第七篇是说明法国革命原理的由来，它的大意如下：

法国人宣布《人权宣言》的时候，离今已有百余年了。但是到如今还有人赞美革命前的旧制。对于法国革命，还有赞成的同反对的两派。所以我们要用公平的态度去研究法国革命史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体。普通人对于法国革命这件事体，往往不去注意它的好处。其实革命里面，原有一种根本改革的原理潜伏在那里的。一七八九年的原理，有人骂它，亦有人赞美它。关于这个原理的渊源，有说来自 Rousseau，有说来自美国。这篇文章的目的，就是要说明法国宪法思想怎样发展，《人权宣言》怎样发生。

法国的各级会议，原定一七八九年五月上旬开会的。法王忽欲延期到六月二十二日那一天。下级代表就宣言组织国民议会，而且有网球场誓言宣布非立宪不可。普通以为这是突如其来的。其实三天以前（六月十七日），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相仿的誓言。看他们的誓言，就可以证明法国人的立宪思想，早已成熟了。法王召集国会的宗旨，虽不十分明白，但是当时领袖人物却早有改革政治的存心。至于宪法观念，自从一七一六年五月以后，就常常在高等法院的抗议里面表示出来。法国当时虽然没有宪法，但是国内高等法院早已隐然以保护国家根本法的机关自居了。至于美国各州的宪法同独立的运动，固然有影响于法国的立宪思想，但是并不十分重大。一七八八年